



不散场的 公路电影

蓝火 著

新星出版社·NEW STAR PRESS



不散场的公路电影

蓝火·著



I247.7
L044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散场的公路电影 / 蓝火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25-865-5

I. ①不… II. ①蓝…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2043号

不散场的公路电影

蓝火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封面设计: 乎 乎
插 图: 全光瀛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
字 数: 6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65-5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们走出一万公里路，但我
走在没有你的别处。

天黑前有人歌唱。在寂寞的
公路上。

这场电影从未公演，亦永不
散场。





目录

代序:文艺之王 001

SIDE A.

01 惊蛰 006

02 水妖 011

03 葵杀 016

04 小狐仙 021

05 黑猫·乌苏娜·照妖镜 026

06 尘念，妖念，孽念 032

07 骑着鸵鸟周游列国 037

08 当烟花散在泥泞中 042

09 不是蝴蝶 047

10 行李箱里的排行榜 053

11 蔷薇泡沫 058

12 一只柠檬的私奔 063

13 午夜的基斯洛夫斯基 069

14 阿根廷舞步，慕尼黑酒色 074

15 兔人，路人	080
16 长路尽处有灯火	085
17 糖果信仰	090
18 蝴蝶尖叫	095
19 夏至，未逝	100
20 小寒，未央	105
21 不散场的公路电影	110

SIDE B.

22 一段时光的艳与寂	116
23 那朵出世的昙花	121
24 秋天来临前的眺望	125
25 河流的分支更像河流	129
26 走出象牙塔的第一步	133
27 致命的砒霜or过气的可乐	137
28 从童话里跑来的兔子	141
29 午后的猫，静夜的电	145
30 Tori Amos的晦明游离	149
31 阳光在漆黑的冬天跳着舞	154

代序：文艺之王



让我想一想，文艺之王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他必须敏感。敏感的人才能捕捉到生活中最细微的美，哪怕更多的时候还伴随着莫名的感伤；其次，他喜欢文字，且喜欢把它们编织得如丝般细腻顺滑；再次，他常做梦，坚硬得如石头一般的现实硬生生地掰成一个妙趣横生的童话世界；最后，他一定要喜欢音乐。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蓝火。

第一次见到蓝火，是在上海。他带着一份价值不菲的合作意向过来跟某知名品牌签约，为他的布娃娃们找到了第一个大买家。

那天在饭桌上，听他说到这个，我有点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只是跟他MSN联系，没见过面，只知道他是作协的会员，给包括我所供职的杂志在内的各种媒体写稿，写乐评、影评，有时也发些他养的小猫、画的小人、做的小布偶的图片给我看，仅此而已。

在我的印象中，蓝火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喜欢王菲，喜欢Tori Amos，喜欢Indie，喜欢旅行，喜欢编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故事，喜欢凭着自己敏感细腻的触觉捕捉那些生命里每一个艺术的瞬间——你可以管这叫情调。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给《Hit轻音乐》写的专栏里。这些文字大都是一些亦真亦幻的小故事。比如《小狐仙》，比如《一个柠檬的私奔》，又比如他从阳朔西街小旅馆清理出来垃圾里寻来老外遗



留的唱片……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些文字的真实性，但是，如果你也是一个文艺青年，你很难拒绝构筑这些故事的情调。

就像每一张Indie唱片上常常含蓄地扭曲着的小花小草，就像每一件手工DIY的T恤上那些滴着血的小人，就像每一张充满绝望的幻想的明信片，就像每一个固执地低吟浅唱的小歌手，就像每一首骄傲地感伤着的小情歌……我们之所以很难拒绝这些，因为我们都是文艺青年，都讨厌现实生活的苍白平淡，于是不可救药地做着一些白日梦。

所以，我从不认为这是一本纯粹的“乐评集”。“乐评”这个字眼，往往代表的是血淋淋的生吞活剥、疑惑是冷冰冰的抽丝剥茧，但是，这本集子，更多的充溢着作者对于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各种各样荒诞却温暖的想象。那些跃然纸上的音符不但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还被作者据为己有，拿来构筑自己的领地——那些亦真亦幻的小故事里所说的，其实就是他梦中的童话王国，纯真的、浪漫的、伤感的。小狐仙、私奔的柠檬、水妖以及那些造型各异的小布偶，还有他曾经喋喋不休的蓝瞳瞳和蓝木村都是这个童话王国里的子民，而他就是这个王国里的文艺之王。

话说，如果蓝火愿意，他也可以写出刻薄的乐评，就像他曾经化身“布鲁非”写的那些。但是，我更喜欢他写故事，而不是“横眉

冷对”。罗丹那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生活从来都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假如你还能亲自去创造美,那就更了不起了。烟灰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发现美,还创造美;他不但自己做梦,还帮别人做梦,办自己的独立品牌,签造梦的合同……说真的,我有点嫉妒他,不仅仅因为那六位数的酬劳,还有造梦的能力。

安迪·沃霍说,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个15分钟的名人。当名人太无趣,可否让我也当个15分钟的文艺之王?

耳东(原《Hit轻音乐》执行主编)



01 惊蛰



我独自在阳朔西街晃荡了整个夏天。几乎以为，会一直蜗居在那家小旅馆里，打发余生，其实那时，我才刚刚开始衰老。

西街上，晃悠着许多鬼佬。他们总是拿着大沓大沓的唱片从那几家挨得很近的唱片店里出来，各自点一点头，然后走向不同的方向。许哲风告诉我，在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那些空下来的旅店房间里，搁下了许多他们没有带走的唱片，最后，被清洁工人像垃圾般清理掉。许哲风是跟我住在同一家旅馆同一个房间的男孩，背着一把吉他，从吉隆坡来。这个夏天，我跟他，像一只猫儿在街角邂逅了另一只猫儿，短暂作伴。一起逛唱片店。在咖啡馆靠窗的位置打着呵欠晒太阳。骑单车在山路上颠簸。在旅馆房间里，听他弹新写的一段曲子，还有时候，听他说起吉隆坡，在他的唇舌间，“Kuala Lumpur”是两个异常生动的单词。

“这个城市，常年炙热。阳光猛烈如兽，只有在下午，暴雨常常骤然而至。阳光下，能够看到各自晦暗的阴影。我一直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这样的阳光无声无息地融化，于是，感到莫名的恐惧，我跟路边大片大片的热带植物毫无分别，靠本能栖息，生命看似充满繁殖的盛情，却随时会失去控制。我家的楼后是站台，每天，列车穿行，各种声音和气味发生碰撞。再远些，是一条浅水河，污浊，沉寂。路边是寥落的商行，破败的旅店，灯火通

明的餐馆。许多人来来往往，始终让人感觉陌生。哪一天，我将彻底离开。”

彻底离开一个地方，如同一场背叛。在一本旅游杂志上，许哲风偶尔看到关于阳朔西街的信息，于是兴冲冲地来了，并已停留了半个月，他说，这只是一次逃离。

有一天，在唱片店里，许哲风向我推荐David Sylvian的唱片。他说我跟David Sylvian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都有着清秀的面目和冷静的声音。我依稀认得David是前New Wave乐队Japan的主唱。我在一个失眠的夜晚，听完了他单飞后推出的两盘专辑。《Dead Bees on a Cake》、《Blemish》。电子合成器制造出迷离的音色，David Sylvian的声音清晰准确地落在其中，由始至终地清醒与冷静。他的声音像一条麻绳子捆住华丽与苍凉的两个极端，让人突然产生出蜜蜂密集的绒毛和毒刺正在逼近的幻觉，而透明中混杂细微纤维的翅膀正扇动出不易察觉的声响。

许哲风拿起吉他，即兴弹了一段《Good Son》，然后，他问我，如果有一天身体里突然出现一根不足以致命却让人每动弹一回就心疼一回的刺，我会怎样。我说，转移自己的注意，试图忘记刺的存在。他继续问，如果这根刺有一天不受人控制，伸出来蜇人，并且是最爱的人，又会怎样。我回答，那么，我将远离那个人，直到这根刺在自己体内消耗掉所有的





毒汁。他笑着说，难怪，此刻，我们都是孤身一人，那是因为，我们都在消耗体内的毒汁。我似乎被他戳到了痛处，不再作声，只是听他继续把那首《Good Son》弹完。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专辑《Blemish》里面那首开头的同名作品。长达13分钟的歌曲，如同一场暴雨清洗着阴暗的街道，产生出潮湿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他向我描述过的那些生活场景，那瞬间，仿佛身历其境。那一晚，许哲风盘膝坐在旅馆的单人床上，轻柔地弹着一首又一首他自己写的歌。这一晚过后，他就要离开，出发去云南，并邀我同往。我婉言拒绝。有些路途，更适合一个人独自履历。

那个清早，我送许哲风离开。当长途客车驶远的时候，才记起，彼此，并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那个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我收拾行李离开西街。我并没有像那些鬼佬一样把听完了的唱片遗弃在旅馆，尽管这些唱片如此廉价，但我仍然偏执地把它们带走。偶尔把David Sylvian的《Blemish》放进随身听里播放，总是会想起许哲风，那个瘦削的马来西亚男孩，记得“Kuala Lumpur”这两个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单词从他嘴里滑出来的时候，有一种浓郁的归属感，可是，他却说，他试图彻底离开那个城市。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在吉隆坡留学的中国男孩，乔。跟他在MSN上无所不谈。在没有